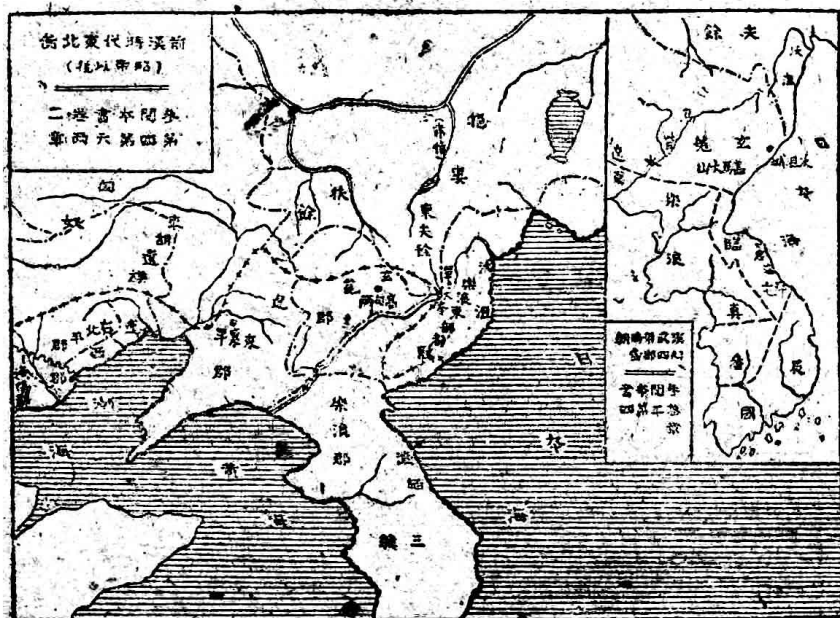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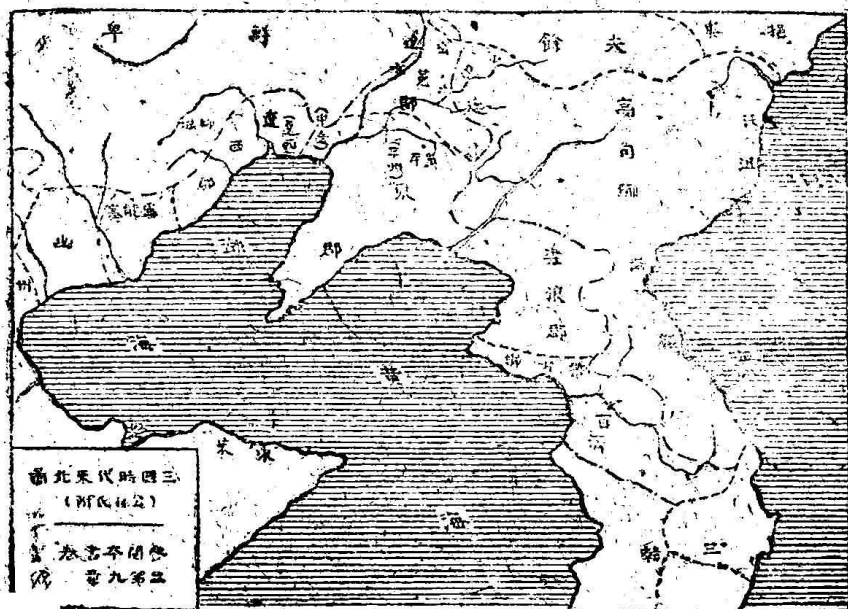
東北通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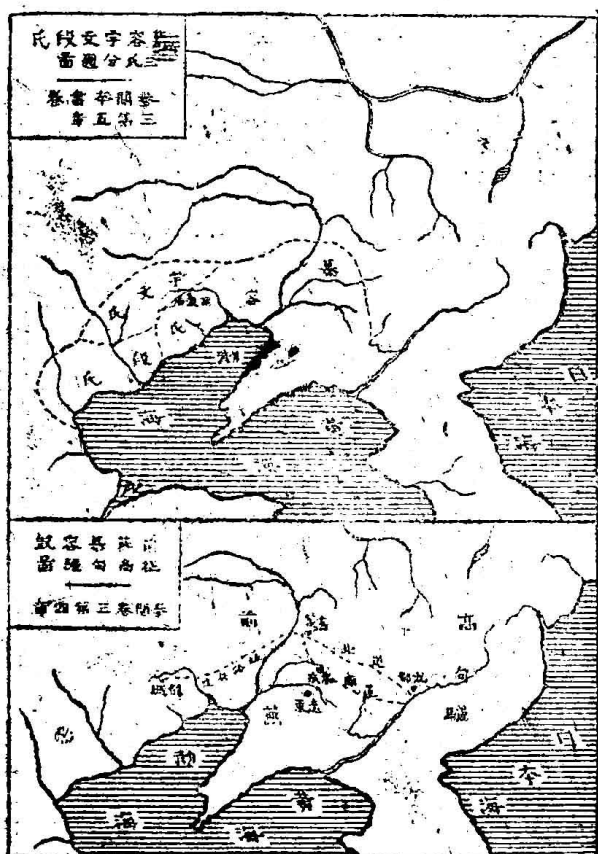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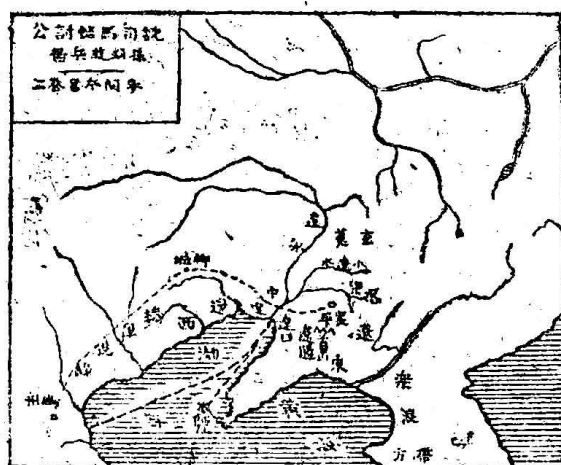
編 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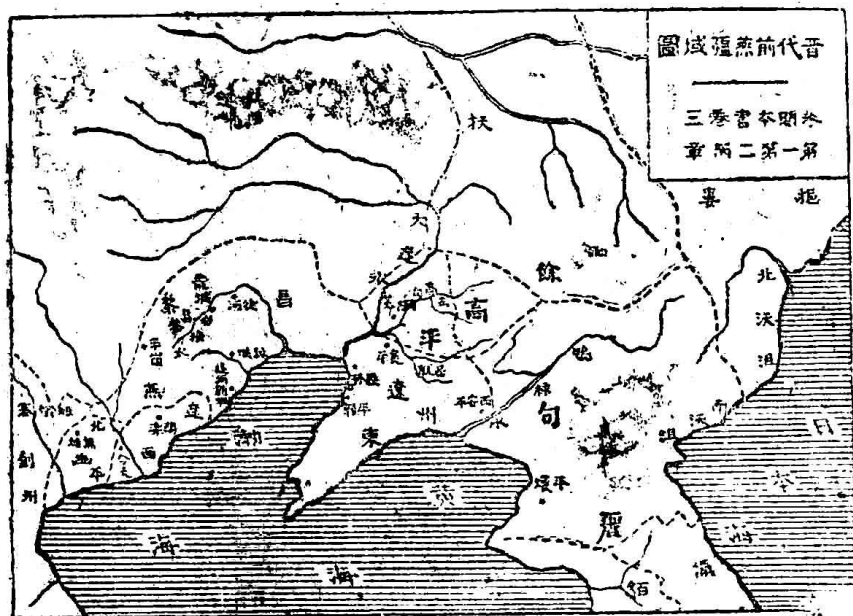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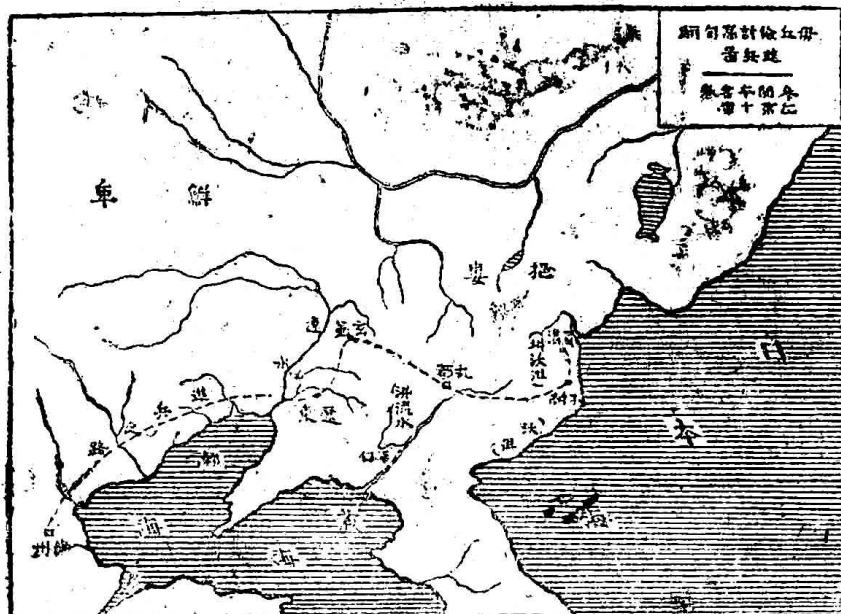
著 戴 毓 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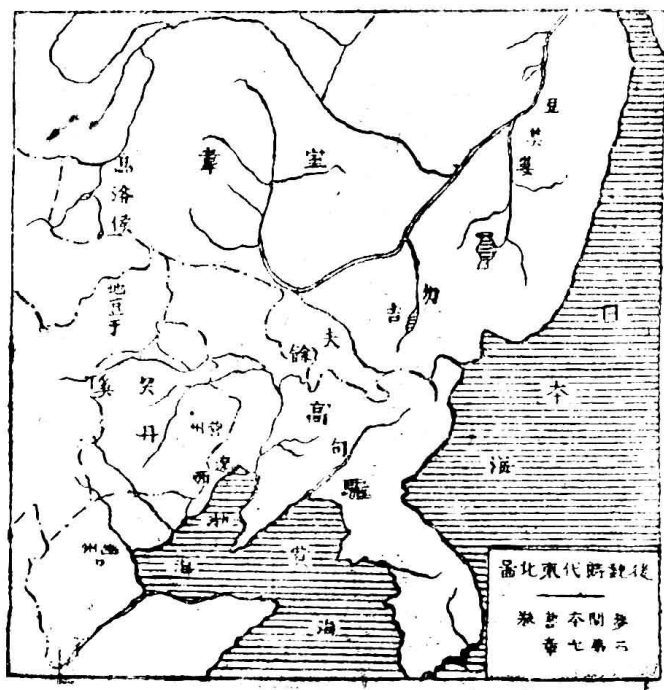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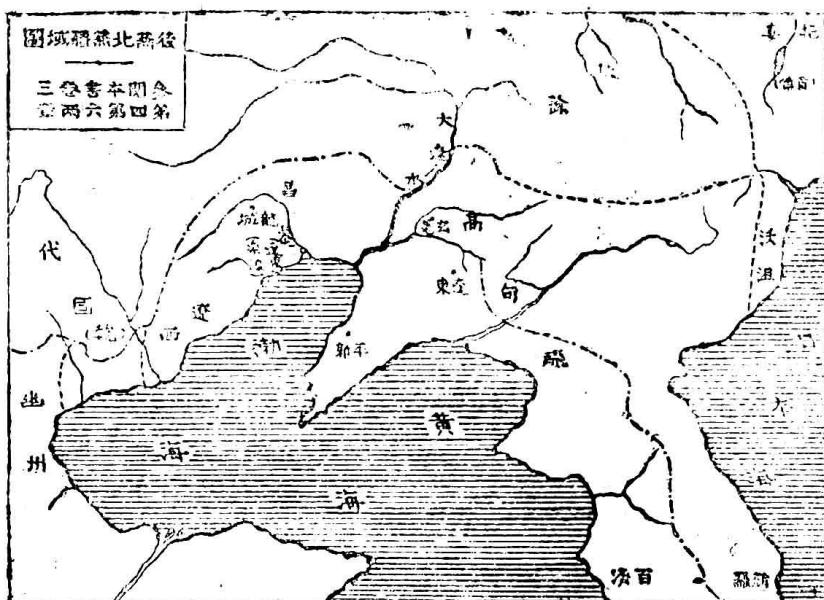
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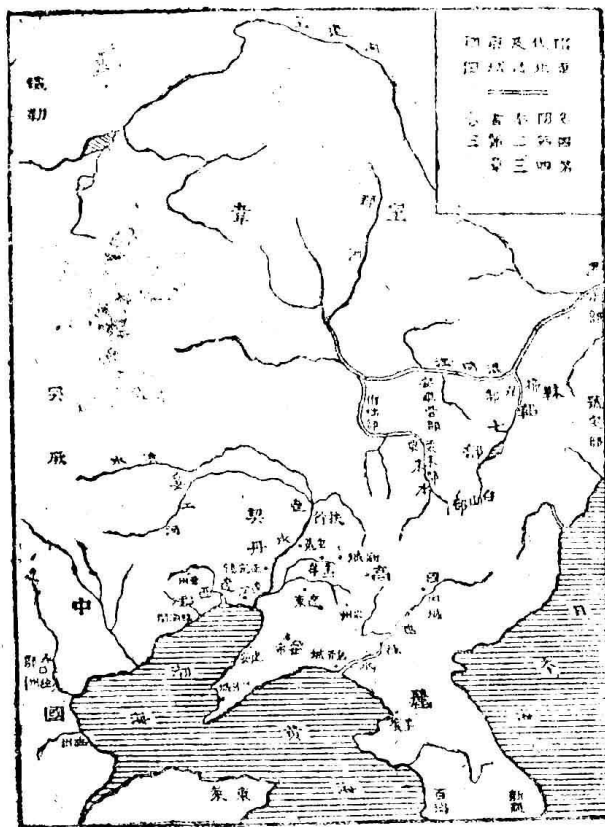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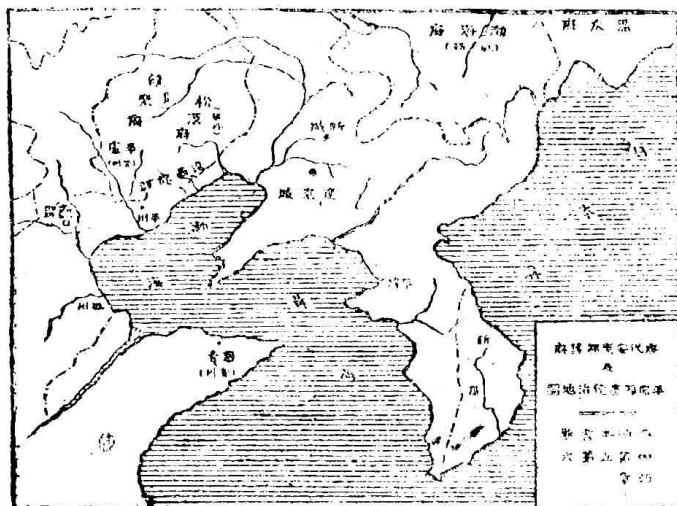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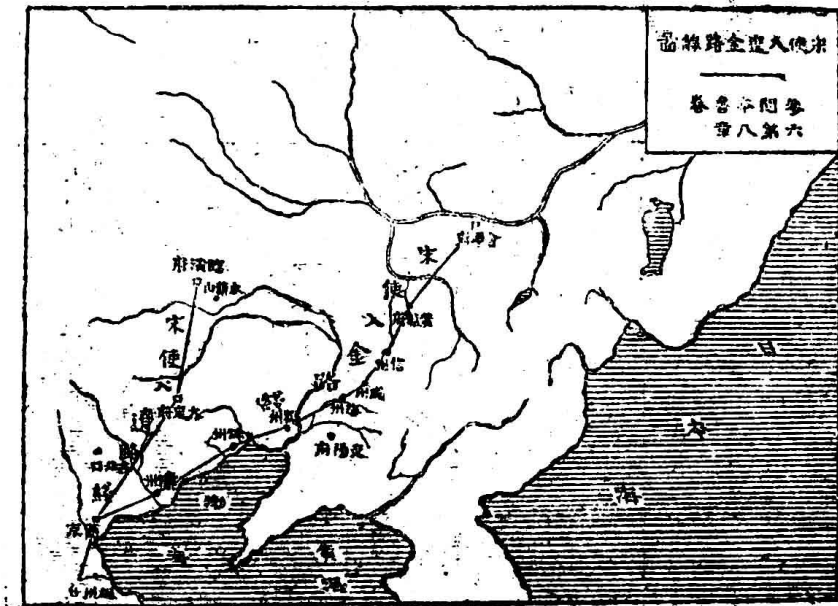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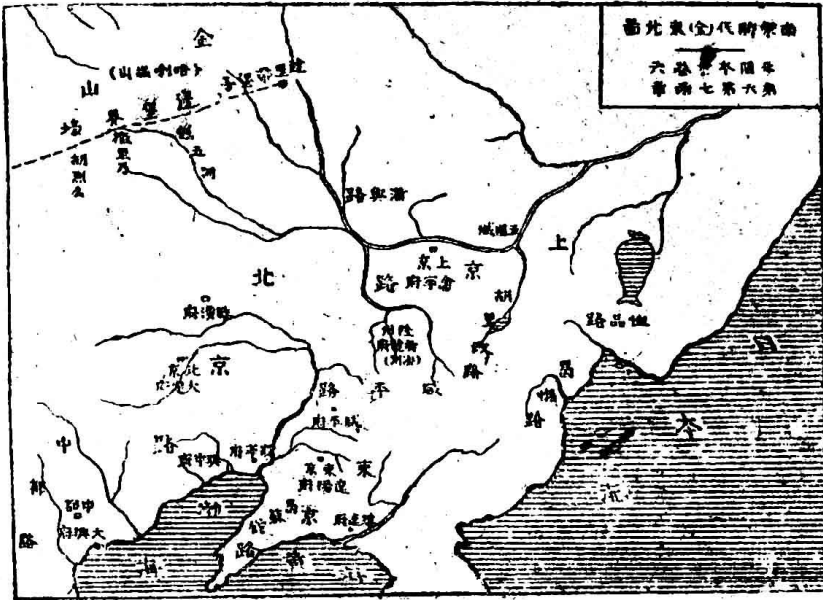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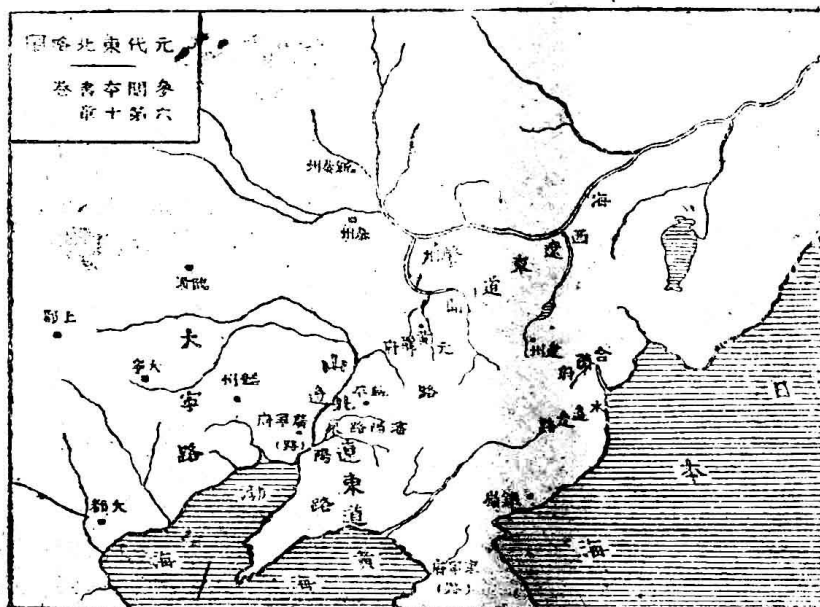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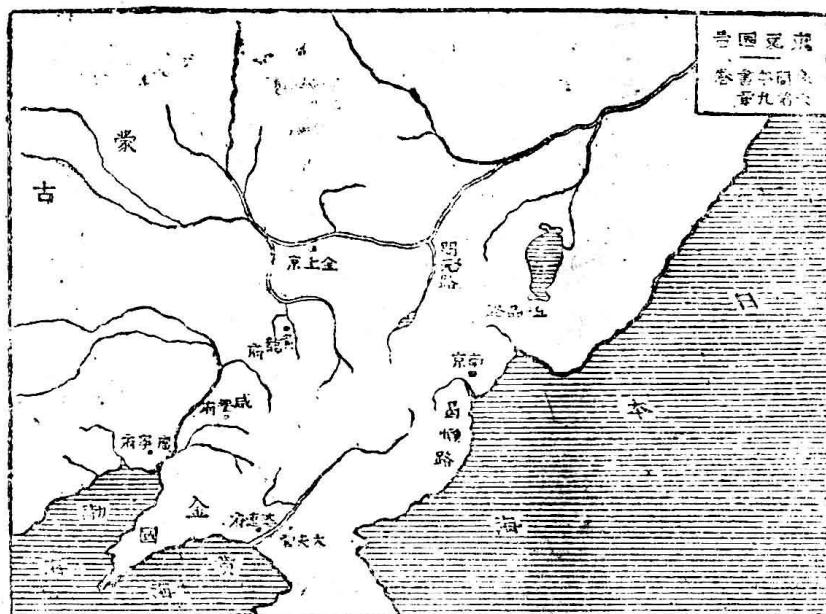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附

圖



東北通史再版小引

余撰東北通史，僅成上編，計六卷三十九章，約得四十萬言。三十年九月初版於三台東北大學，係用石印，早經售罄。茲由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再版行世，係用鉛印，並命兒子長佑任校字之役，經時半載，乃克畢工，內容與初版無少更定。本書下編因資料未備，一時尙難殺青可寫。惟近擬另編東北通史要略，以十萬言爲限，義在闡明東北四省地位之重要，略於古代而詳於近世，已略有規度，卽待濡筆起草。謹於通史再版之日，附告讀者，幸亮察焉。三十三年一月著者記於編首。

凡 例

一 本編取東北一隅之史實，作有系統之敘述，是以徵引不憚繁富，蓋有博學詳說之意。

二 本編劃分東北史實爲六期，分期敘述，亦爲便於說明之故。

三 本編於各期中敘述一方大事，務欲得其始終條理。其屬於文化之民俗風習，則於分期之後別爲專章述之，以期聯貫。

四 本編於東北之地理之沿革變遷，考辨特詳，以其東北史重點所在故也。

五 本編取材除於本國文獻史蹟外，亦采及域外之說，但採用之際，極爲慎重，凡疑似奇僻之說，概所不取。

編印東北通史緣起

余治東北史地文獻之學，垂二十年，於文字記載外兼及金石明器圖。凡足跡所能至，不憚跋涉山川，狎犯霜露以赴之，歲月既滋，積稿盈箚，然亦未暇爲之整理編次也。民國丙子之歲，避地秣陵，授課於南雍，以東北史爲目，而關外舊藏亦携以俱來，乃徐徐探篋出之，濡筆編次，衍爲講義，是爲東北通史之初稿。計經始於是歲九月，歷八閱月得三十餘萬言，未及其半，以有事皖江而中輟。夫幾，抗戰軍興，都城驟陷，余以在皖未及歸理舊藏，文字記載大半零落，金石明器圖象之拓攝各本，亦隨以飄散。迨展轉入川，重理行篋，僅三十餘萬言之講稿尚在，不啻滄海之遺珠，亦比於敝帚之自享矣。尋初稿所編次者，始上古訖元末，寫成三十七章，尙闕兩章未就。去秋東北大學成立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，校長臧君晉先邀余來校規度，而東北史地正爲研究必具之科條，乃取舊稿重加整比，並爲補撰兩章，釐爲六卷，是爲東北通史上卷，寫付手民石印行世。懸擬下卷之目，起明初訖現代，亦爲六卷，約四十章三十餘萬言，其量與上編略相等，以言舊藏雖十亡七八，然行篋所餘及近歲所得亦非無可理董，稍緩時日，自當陸續爲之，用潰於成。昔者杜甫避亂入蜀，詠懷古跡，有支離東北風塵際，飄泊西南天地間之句，是時所稱之東北，雖指安史之徒竊據之幽燕考畢而言，然亦包延遼東西之一部，是則與近頃稱遼吉黑熱四省爲東北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耳。溯自東北淪陷瞬將十稔，有如東北大學由

藩遷平，而開封，而西安以至潼川，前後四易其地，東北籍之師生隨學校轉徙以入川者亦何限，余亦以遭時不造，棄其父母之邦，携家遠適，飄泊支離，正與杜老同感。茲乃僥仰一室，追述故鄉往事，纂爲一書，一如白髮宮人追話開天遺事，娓娓而談，使人忘倦，其意何居，豈非以長維故鄉川原訃美爲吾族祖若宗之所啓，子孫應念茲永銘心版者乎。孔子能言夏禮而歎文獻不足徵，試展茲編，前事具在，文獻之足徵，比於田產之質劑區畫界至明白可數，是則曠日而奪之牛者，終當返故物於舊主，余惟濡筆以娛之耳。茲值上編印竣，爰弁數言於簡，以爲愛讀吾書者告。時在民國三十年八月，遼陽金毓黻記於三台之長平草堂。

東北通史 卷首

引言

不佞世居遼東。基於鄉之心，研究東北文獻，積有歲年。嘗思就考覈所得，撰一稍有系統之書，藉以就正當世方聞君子。直至今日，始因講授之便，命筆編次，挂漏舛誤，所不免也。

溯自遼清之季，國人恍於外患日亟，多喜談邊疆地理，尤重視西北一隅，如張穆之撰蒙古游牧記，何秋濤之撰朔方備乘，其首選也。後乃移其精力以集中於蒙古一代之史。初則有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，繼則有居寄之蒙兀兒史記，柯紹忞之新元史。此皆由究心西北地理，而結璀璨光華之果。然蒙古游牧記已敍及東蒙古之哲里木盟，朔方備乘亦涉及黑龍江下游，有良維窩集諸考，由西北地理而推究東北。是時雖無東北地理整個之研究，固儼然爲之附庸矣。其後專以研究東北地理爲職志者，則有枝江曹廷杰所著東三省輿圖說，東北邊防紀要，西伯利東徼紀要三書，皆爲開闢蹊徑，自稽口詞之作。其紀載之詳，考證之確，雖在今茲輪軌大通之日，仍覺愜心貴當，不能易其一字。後來之彥，考究雖勤，

以視曹氏，猶有遜色。亦以斯學之未昌，繼起之乏人也。愚謂研西北地理之結果，可以改修元史，實爲史學界一大貢獻，後人食無窮之賜者也。若從此努力研究東北地理，則亦可改修遼金二史。遼金二史之紀事，與東北有關者幾居其半，而遼史乃爲一斷爛不完之作。且近年在東北發見遼金時代之史蹟，多至不可勝紀。果由研究東北地理，而從事改修遼金二史之大業，此亦爲吾國史學界結一璀璨光華之果，而國人尠能留意及此，何也？抑自今日言之，與其謂研究東北地理，莫如謂爲研究東北史。舉凡民族之消長，文化之衍變，政治之因革，皆非地理一詞，所能包括，惟稱之爲史，乃能無所不包。且由研究一隅之史，進而改修一代之史，則其條目至多，分量至重，更非地理一詞所能限，此又不待言矣。

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，卽研究東北史之重心，不在吾國，而在日本，是也。姑無論其用意若何，所述有無牽強附會，而其資料之富，立說之繁，著書之多，亦足令人驚歎。試檢其國談東洋史之專籍，十冊之中，必有一冊屬於東北，論東方學術之雜誌，十篇之中，必有一篇屬於東北，總其部居，校其篇目，林林總總，幾於更僕難數。世界各國學者，凡欲研究東洋史，東方學術，或進而研究吾國東北史，必取日本之著作爲基本材料，斷然無疑。以乙國人，敍甲國事，其觀察之不密，判斷之不公，本不待論。重以牽強附會，別有用意，入主出奴，積非成是，世界學者讀之，應作如何感想。是其影響之鉅，貽患之深，豈待今日而後見。此由吾國向無此類精詳之專書，可供世界學者之考覽，而國人忽略

史事，研究不精，亦其一端也。學之居家，室中之藏，土田之籍，牛馬蕃息之數，戚鄰隆殺之等，主人概不之知。而其鄰人或素昧平生之士，登其庭入其室，謂其篋藏，一一而探索之，分類而斷載之，細大不捐，如數家珍，吾知其家之敗可立待，且將益其所藏以入於他人也。今日之情，何以異是。爲主人者，而應自計其室中之藏，土田之籍，馬牛蕃息之數，戚鄰隆殺之等，失之東隅，猶可收之桑榆。然則研究東北史，其可緩乎。

近歲關於東北史之作，雖有多種，然能全部包舉，爲有系統之研究者，僅有東北史綱一書。惟是書於第一卷發行之後，迄未續出，無可依據。茲所述者，意在整理史料，藉以就正當世，姑以通史名之。終以率爾操觚，草創成編，亦可名爲史稿，以爲異日改修之地。沿用史綱之名，則未敢也。

東北史不過爲國史之一部，欲研史之士集中精力於此，勢有不能。第研史之途徑不一，全視研史者之興趣如何。儻富於研究遼金史之興趣，則對於東北史，亦不能不有相當之注意，於是研究遼金史饒有興趣，而研究東北史亦纔有興趣矣。且東北之今日，其足以使吾人觸目驚心者，大非昔日日本學者牽強附會徒作理論探討之比。而世界學者之認識東北，亦不僅如前者所云以日本著作爲基礎材料之比。是則今日研究東北史之重要，更倍遜什伯於昔日。惟不佞仍謂研究史以富於興趣爲主，若不富於興趣，則其收穫必不豐。研究東北史，而以改修遼金史，爲預懸之標的，則其蓄願既奢，興趣必富，收穫必豐。至不佞之撰此編，亦爲喚起興趣，以供研史之助而已。金毓黻識。